

绛帐清风留古道

——怀念朔方师

楼含松

算品到了听徐先生课的味道。我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后来成为徐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在闲谈自己的治学道路时,先生提到,上世纪40年代他考入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听了一位先生连原文带注释照本宣科讲解《庄子·逍遥游》的课后,他产生了与《牡丹亭》的女主人公相同的感受: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他不愿再在中文系读了,转学到了英文系,直到毕业。听了徐先生的这番话,我才领会当初徐先生给我们上课时的良苦用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尤其是大学教育,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和思考能力。

行走的课堂

“徐老师有一个毛病让我很难过,就是酷爱走路。在杭大时,他经常来到我的房间谈话,他不喜欢坐着谈,不喜欢空调,最讨厌专家楼的沙发,夏天十分钟过后,冬天三十分钟过后,他说:‘在外面走着谈谈吧。’于是我们从西溪路走到黄龙洞,约一个小时左右。各位知道,徐老师谈的内容很丰富,但表达很简要,还带有一点儿家乡东阳的口音,像我这样的外国人,面对面谈也不容易理解,走着谈话,我把全身变成耳朵,拼命努力听他的话,总有不少部分听不懂。回到专家楼,满身是汗,累得要死。即便给研究生上课,他也喜欢边走边谈。徐先生认为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需要有充沛的体力支持,因此十分注意身体锻炼,夏天游泳,冬天跑步,到了七十多岁,出门还骑车。徐先生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很少,因为他出的专业考卷很独特,内容范围很宽泛,问题角度不拘一格,几乎没办法通过常规的考前准备来应付,更不要说临时突击背书本。徐先生的研究生难考,是出了名的,很多同学知难而退,尽管应试的不少,能列门墙者

还是寥寥。学校有关主管部门曾经向徐先生委婉提出降低考试难度,但徐先生照样我行我素,坚持宁缺毋滥。

因为及门弟子不多,徐先生也就不在教室正襟危坐地授课,而采用讨论的形式,通常是让学生定期去他家,讨论他事先布置的课题。这样的讨论课一般总会从他家的客厅开始,在他的家门口气结束。那时候徐先生的家在道古桥的杭大新村,等到两三个学生到齐,他开个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就会提议出门边走边谈。通常的路线是沿杭大路到宝石山下,再拾阶而上,直到山顶的初阳台,稍作盘桓即下山,有时是原道返回,有时会过紫云洞、黄龙洞而返,等走到徐先生家门口,这一堂课也算结束了。

有一段时间,我也住在道古桥,离徐先生住处不远。那时候徐先生体力已衰,腿脚不便,数次摔倒受伤。但他还是坚持走路,好几次独自登上三楼到我家,为的是借书。每当听到他那清亮尖锐的嗓音喊着我的名字,打开门看到他颤颤巍巍地站在面前,我总是又惊又愧,一来担心他走路不稳,发生意外;二来看他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还坚持学术研究,除了钦佩,只有惭愧了。我每次和他谈,只要打个电话,他需要什么我马上可以送上门去。他总是呵呵笑着回答:不麻烦你!

还有一件让我至今历历在目的往事:在师母不幸病逝后,徐先生年事已高,孑然一身,他的生活令大家担忧。一天傍晚,我去看望先生,才走到门口,就看到中文系王元骥教授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鱼,特地送来给徐先生。王老师是徐先生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而且也是孤身一人。王老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本不是徐先生的学术同行,但他多次在我面前提到徐先生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表达对徐先生的崇敬之情。当时的场景令我十分感动:这一碗鱼,凝聚着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啊!

率真的性格

徐先生从不客套,说话率真,不假辞色。在徐先生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正与

徐先生讨论学术问题,有人敲门,徐先生总是快步走到门前,打开一条缝,问来人有啥事,不管是熟人还是生客,只要没特别重要的事情,徐先生一般不会让人进门,就隔着纱门,简单将事情说完,道声再见,随手就将门关了。

徐先生平素喜走路,路上遇见相识,往往也是微笑点头而已,很少会停下他那急促的脚步,与人寒暄。这就是徐先生的风格,中文系的师生都知道他的脾气,也就见多不怪了。

熟悉徐先生的人,经常会听他说两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不知道。”在学术问题上,徐先生决不苟同别人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观点和结论,都要经过事实的论证;他写文章也从不含糊其词,总是思维绵密,论证充分,观点鲜明;但凡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他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不作无根游谈。

有一次,徐先生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你的文章,‘也许’‘可能’用得太多了,既然自己都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呢?”我自己原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加上这些字眼,急于出版,不能等待。出版社又来信说可以参考历史学家侯外庐最近发表的有关汤显祖的论文加以修改。徐先生读了侯外庐的论文后认为,他引用的汤显祖诗文,诠释理解往往违背原意。于是徐先生写了论文对侯氏观点予以纠正,并告诉出版社,自己不能按照侯外庐的观点进行修改。徐先生的学术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他在学校为庆祝他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召开的学术会议上,笑称自己是个“捣乱分子”。这是徐先生特有的幽默,这种自我解嘲其实暴露了他对自己学术个性的自信和坚持。(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本文为作者怀念恩师——我国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浙大中文系中文系资深教授徐朔方先生所作)

大雁飞过

竺泉

大雁飞过
有归宿,没目的
归宿
寂寞、短促的点
飞过
壮观、浩瀚的天
而且
自由、洒脱
星云在它喝彩
山崖挺立鼓掌
从不问
它飞到哪里

读者之声

难忘罗老师

徐浩然

13岁那年,母亲在城里的高中教书,为了方便接送我,便让我到对面的初中上学,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科学老师——罗文昌老师。

记得上第一节课时,上课铃响了,一个矮个子的微胖中年男人从门口快步走进来,边走边说:“同学们,我是你们的科学老师。”罗老师看起来30多岁,肚子却已经发福,于是,有的同学偷偷给罗老师取了外号“宰相”,配合罗老师大气的性格,也正是应了那句古话“宰相肚里能撑船”。

罗老师虽然个头矮,却很有威信,班上最调皮的男生在他的课上也不敢搞小动作。罗老师声音洪亮,即使坐在最后的同学也听得一清二楚。罗老师写得一手好粉笔字,写出来的字工整漂亮,刚劲有力。

几乎所有同学都喜欢罗老师的课。他总对我们说:“只要你们上课认真听,随便你们坐哪里。”起初,同学们都按部就班地坐着,但在罗老师的许诺下,渐渐地有后排同学会把座椅搬到前排来听课,以至最后更是出现了一种奇景:罗老师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有的同学挤在教室走道上,更有人直接坐在了桌子上。大家听得如痴如醉,情到深处还会鼓起掌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故事会”。

罗老师还善于激发同学们的学习欲望。每当遇到作业课,罗老师定会捧着一堆卷子走进班里,认真扫视一圈后说:“今天我们做卷子,事先声明,这些题目我也没有做过,所以我们一起做。”说罢,他便坐在讲台上奋笔疾书。记得有一次,罗老师带领大家研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他指着仪器说道:“谁知道为什么不能说这三个部件在同一条直线上就可以完成实验?在我之前教过的学生中,只有一个人回答出这个问题。”这顿时激发了同学们攻破难题的决心。这时,我突然想到了解决方法,立刻举手说出了答案。那天课堂里还讲了什么内容,我全忘光了,只记得,罗老师站在那里,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罗老师不仅课上得好,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也很有有一套。记得初三时,我和班上几位同学因为成绩下降而心情低落,罗老师发现了。一天上自习课时,他突然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带到了操场上,告诉我们:“心情烦闷的时候,如果大声地喊出来,就会好很多。”同学们有些不好意思,这时罗老师突然对着操场看台上空无一人的座位喊道:“啊!我要成为一个更优秀的班主任!”这一举动激起了大家心中的热血,我们也立刻对着操场旁若无人地喊叫起来,一股股干劲从心中涌起。

时光如驹,一晃许多年过去了,我也成了一名教师。初中毕业后,我始终没有见过罗老师。幸运的是,在之前的一次网络培训中听到了罗老师的讲座,虽然隔着屏幕,但我的心中还是涌起一股莫名的亲切,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的初中教室,我和同学们沉迷在罗老师知识的海洋中。

父亲的手表

方晓红

父亲一辈子勤俭节约。记忆中,一块海鸥牌手表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奢侈的物品。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工作的第一年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花了我当时近两个月的工资,大概六十多元钱。

依稀记得,父亲拿到手表时兴奋的样子。他一会儿瞧瞧表带,一会儿又摸摸表盘,还不时朝着我和母亲嘿嘿嘿,开心的模样就像孩童看到了心爱的玩具。

那块手表陪伴着父亲度过了近半生的时光。转眼间,到了第二年的九月。一日,我有事情回了一趟老家,记得刚进家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母亲和父亲吵架了。我走进屋子,只见母亲正抹着眼泪,涨红了脸的父亲低着头坐在饭桌前一声不响。一旁的小侄子对我说:“小姑,你送给爷爷的那块手表,被爷爷弄丢了。奶奶正在发脾气呢。”我一听,也有些急了。父亲悄悄把我拉到一旁,一脸愧疚地说:“对不起,女儿,事情是这样的……”

父亲小声给我讲了那块手表的去向。原来,这学期刚开学,班里有一位成绩特别好的学生因妈妈突发重病,交不起学杂费,准备辍学。父亲得知情况后,心急火燎,为这个孩子的前途担忧着。父亲思虑了老半天,便把那块手表卖了,想着把换来的钱一部分给那个孩子交学费,另一部分给他妈妈交医药费。从父亲轻声的讲述中,我仿佛看到了一位年长的老师为了不失去一位优秀的学生而担忧奔波的身影。眼前这位清秀又略显疲倦的父亲顿时令我肃然起敬。

父亲这辈子默默资助了多少学生,我不太清楚。只是几年后,我在父亲的遗像前,看见一些泪流满面的陌生面孔,其中几位还是远道而来。他们都说,在他们学生年代最困难的时候,是父亲给了他们物质资助和精神鼓励,使他们得以继续学习深造,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望着这些虔诚而又陌生的面孔,我默默地感叹:父亲,在女儿的心中,您的品格才是无价的瑰宝。

天香桂子落纷纷

陈连清

教师节前夕的一个上午,我约了同学驱车前往箬横镇街龙头村探望陈人斋老师。老师把我们迎进门后,笑容可掬,室内温馨而热烈。只见他满头白发,脸上却是红扑扑粉嘟嘟的,看不出已是耄耋之年。他从1952年参加工作伊始,就选择了教育工作,先后担任温岭横湖小学、城北区中心小学、温岭五七学校、松门中学、箬横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一生躬耕不辍,桃李芬芳满天下。我们是在五七学校任职任教时的学生,都习惯叫他陈老师。

漫谈中,陈老师又一次说起他的教育理念: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磨出人才。他是这样说的,在实践中更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1971年初,当地政府决定在滨海滩涂上一所全日制高中。当时那里可谓一无所有。松门镇东出十里,一眼望去,一片荒芜,一口口盐田排列着,像一只只眼睛望着寂寞的天空。这怎么办?陈老师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奔向盐碱滩头。

陈老师勘察了实地条件,带领师生员工在荒滩上战天斗地,教书育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没有自来水,将小河里浑黄的水打上,用明矾沉淀;没有电灯,就用蜡烛照明,后来买来柴油机自发电;宿舍不够,就用稻草铺地睡地上……学校实行的是半农半读。陈老师坚持上课,批改作业至深夜,没有休息天;同学们上课时倍加认真,晚上秉烛夜读。一周两三天的强体力田间劳动,晒黑了皮肤,磨出了老茧。陈老师卷起裤腿撸起袖,挑起粪桶扛着锄。他有一件对襟棉袄的农装,一穿,光着脚,活像一个老农。学生们看着陈人斋、罗天瑞、潘亮等老师挑着扛着粪桶和猪粪下地,都学习老师的模样,意气风发地奔向田野,挑呀扛呀锄呀犁呀,任凭风吹雨打日烤,一个个都成了“湖猕”。

原来的旧房子,第一届学生学习和住宿尚能应付,那年下半年就招了第二届,房子不够用了。陈老师决断,发动师生搬石头建造房子。早晨天刚蒙蒙亮,陈老师就手捏麻绳、杠筒,出现在工地上,和人一起扛起几百斤重的巨石,奔走走在工地,到吃早饭,早已汗水淋漓。校长一马当先,学生蜂拥而出,其他老师和员工也纷纷加入,一排排新房子建成,为学校增添了生机。

陈老师一家就住在一间平房里,隔壁就是放农产品的仓库。每到劳动课,将稻谷、红薯、棉花等搬进搬出,灰尘飞扬;广场上堆放一堆一堆的咸青,咸青一搬,残叶纷飞,屋里一层尘埃;更懊恼的是,鲜棉花球放在仓库里,棉虫爬满他的房间,看到它们,身上起一层鸡皮疙瘩。全体同学在艰难的环境中磨砺,练就了一身硬骨。

有人会问,这么多的劳动课,这么不堪的

环境,怎么不影响学习成绩?两年下来,高中规定的课程没有一门落下,没人留级;而劳动换来了金谷飘香,红薯遍地,白棉成山。当年的这些学生中,不少人考上大学,突出的成了科学院院士,有的成了教授、工程师、研究员,有的在经济领域崭露头角,有的在行政管理岗位上奉献青春,更多的是在中小学教育岗位上成了新的“园丁”。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992年退休后,陈老师仍在教书育人。如今已届高龄的先生,还担任了箬横中学关工委、街龙头村关工委领导,继续他的“教育事业”。针对暑期当地中小學生回乡、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多的特点,他指导开展各种活动,如“共享蓝天,关心下一代”系列活动,开展阅读比赛、护绿行动,助推学子成才。在他积极奔走促进下,箬横中学和街龙头村的协作工作屡屡进入先进行列。

没有乡土教材咋办?他就自己编写。老师的办公桌上放着各式各样的书报和书稿,右前是书柜,摆放着他书写的书籍,如《箬横中学志》《高龙中学志》《云浦陈氏文化》《云浦陈氏宗谱》《歌谣俚语新编》《无悔人生》《祝您健康》《笔耕集》《草根心语》等等,还有新近撰写的《街龙头文史简编》。书柜对面是报架,有《浙江日报》《台州日报》《温岭日报》等,一派书香气息,令人目不暇接。这些都是难得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洋洋洒洒百余万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惊奇地问老师。“我生长在这里,是这片土地养育了我。现在为了村里教育培养下一代,我义不容辞。”陈老师话中透着感恩之心。

陈老师的女儿云平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老师的第三代也当上了人民教师。她的弟弟海平和山平,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创出了一番业绩。还是从云平口中得知奥秘:陈老师每天早上6时起床,就着晨曦的光芒,查阅资料,编写文稿,每晚都工作到10时。云平还说,为这母亲很有“意见”,说他如此高龄了,还日夜不够用,有时候写在兴致上或与人通话,连吃饭都忘了。怎不令晚辈感佩之至?

回首一生从教路,陈老师不无感慨地说:“多少年弹指一挥间,我从事教书,从一个学校转战另一个学校,饱尝酸甜苦辣,但一想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就觉得一切都值了,此生无悔!”真是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我们一起步出老宅,师生并肩踱步在北街头,放眼望去,南边,两排老屋固执地立着,站成了旷远的历史,许多古迹修葺如旧,诉说着这里尊师重教、崇文育人的美丽故事;西边,箬西公路上车辆驰骋,路旁绿化带绿树花艳;远望北边山崖“红岩背”,在初秋艳阳高照下,巍然挺立,伟岸苍翠,熠熠生辉。

艺境



油画《艺术的故事》(局部) 封治国 作

以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从起初一个人到两三个人,再到今天的一个学术群体,范景中和他的同道通过译介西方美术史经典著作,助推中国美术史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作品描绘了范景中和他的老师、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作者不仅仅向艺术史家致敬,也是向一代坚守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致敬。